

性 / 别研究《性侵害、性骚扰》专号
第五、六期合刊 1999年6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酷儿赛菊寇

Cindy Patton 原著

何春蕤译

编按：1998年10月3日中央大学性 / 别研究室主办第二届性 / 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邀请到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酷儿理论重要学者赛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来台发表论文，并与本地学者对话。这篇文字是 Emory University 爱滋文化理论学者 Cindy Patton 专程来台为介绍主题演讲者赛菊寇而撰写的介绍词。对这次学术盛会之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本刊 1998年9月出版的 3-4 期合刊〈酷儿：理论与政治〉专号。

我觉得很荣幸有机会在此介绍纽约市立大学英文系的赛菊寇教授。各位可能已经很熟悉她出于各种关切、以各种文体所撰写的作品，包括雄辩的诗作、复杂而精辟的文学分析、以及一针见血的政治分析；她的成就在英国文学、哲学、性别研究、以及新兴的酷儿理论领域中都受到高度的评价。

赛菊寇以 1985 年的专书《男人之间》(*Between Men*)崛起文学研究领域。由于她本身座落于当时女性主义阵营为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激烈争辩之中，因此赛菊寇重新解读了酷儿女性主义人类学者 Gayle Rubin 的理论，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转折。她认为十九世纪小说情

节中特有的男人为争夺女人而战，事实上是男男恋情的一个高度结构化的表现。这本书为当时刚刚开始对性发生兴趣的文学批评开展了新的可能；而且就像赛菊蔻所有的作品一样，这本书不但是文学研究，也同时饱含政治蕴涵。她认识到新生的女男同性恋运动需要优秀的文化先祖，但是她也深深受到傅柯理论的影响，知道像「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之类固定性身分的说法，不但是近代产物，更在政治上大有问题。因此赛菊蔻转移了焦点，从找寻作者本人的性倾向，转向探究作者如何在作品中重组或掩藏性的意识形态。简单的来说，这个新的研究进路不是「强迫作者出柜」而是「把文本酷儿化」。这么一来，任何一个文本——而不仅仅是那些所谓「同性恋作者」的作品而已——都可以被诘问其在文化再生产性 / 权力差异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赛菊蔻之后的新世代文学学者立刻蜂拥生产了许多新作，而赛菊蔻本身则更加深刻的投入了晚期现代哲学。

由于赛菊蔻在前期的作品中已经置换了性倾向，不再当成最首要的「秘密」，她于是开始探究另外一些「酷儿化」的迹象。她在 1990 年的《暗柜知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指出，西方哲学中最常见的二元对立比喻是建立在「内 / 外」之分的观念上，而这里最鲜活的暗喻就是所谓的「公开的秘密」，也就是那个每个人都知道但是绝对不能说的——也就是「暗柜」。这本作品再度激励有关性别的文学批评彻底的重组自己，因此在文学领域中颇有争议，但是在哲学领域中倒颇受欢迎。后分析哲学宗师 Stanley Cavell 在《批评探究》这个期刊上写了这本书的书评，他锐利的指出：「从此刻开始，没有一个搞哲学的人可以不读《暗柜知识论》了」。

但是《男人之间》和《暗柜知识论》这两本书并不是赛菊蔻的问世之作。由于文学建制要求研究者选择一个文类和一个时代作为专业，赛菊蔻早年的研究及第一本专书其实是有关怪诞小说(Gothic Novel)的。我也不太清楚她为什么总是教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却不太提这方面的研究和她最有争议性也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一般

认为怪诞小说基本上对家庭满怀焦虑，而且急切的想要规范家庭关系，想把成员内化于家庭之内，从这些最近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引至她比较争议的作品的核心洞见。就防范青少年自杀以及珍视——而非妖魔化——他们的特殊差异，也就是他们的「酷儿性」而言，〈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这篇论文不但在优美的文字中肯定了酷儿性，并对异性恋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性所感到的忧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同性恋成年人在担心自己会「不当的影响」青少年时所表现的恐惧。

最后，我想提一下她另外一些各位可能不太熟悉的作品，那就是赛菊寇教授的诗作。事实上，在她的灵魂深处，赛菊寇首要是一位诗人，可惜美国的学院对诗抱持怀疑，甚至敌视，因此多年来，诗就一直被批评和理论所排挤。但是从赛菊寇在散文写作中所流露出来的谨慎和风格，各位一定看得出来她是以一个诗人的方式写作。有一次她在谈写作时告诉我，她在以批判的眼光读自己的作品时不但感到欢欣，有时也觉得痛苦，她说：「我不认为我能完全了解我自己写的东西」，可见她非常努力的维持自己的作品既开放，又不固定。正是这种对自身作品素材和美学价值所采取的严肃态度，才使得她的读者们在 1995 年愉快的面对她的新作《肥艺术 / 瘦艺术》(*Fat Art/Thin Art*)，这部作品不但是一首文字洗炼的长诗，也非常明显的是理论。做了多年的暗柜诗人，赛菊寇终于成功的显示：诗和理论不是对立的；诗，事实上是理论最深邃的中介。我相信这本作品也使得赛菊寇在理论的层次上彻底和性别理论决裂。

赛菊寇在为心理学家 *Sylvan Tompkins* 编的读本中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论，重新引介了我们身体的肉体感觉生活，以及这些肉体生活和其身体基础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在目前恐怕还是会被读成一种把身体重新生理化(re-biologize)的努力；事实上，上个礼拜我的一个同事就表达了他对这本作品的不满，他认为这本书是在说「感情是内建的(hardwired)」，而这个说法在后结构理论中根本就是一种异端。但是我觉得他的读法并不适合用来读赛菊寇此刻向情感的转向；赛菊寇是转向英美的分析传统，是转向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对本质主义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J. L.

Austin。我相信这个转向重塑了也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传承自 Derrida 和 Judith Butler 的「操演」之说。

赛菊蔻仍然在谨慎的挖掘这个作品，以便把一切存在——特别是「酷儿存在」(queer existence)——的丰厚肉体性带回到性别和酷儿理论的广阔园地中——这就是她今天要发表的。